

# 论中东国家清真寺的教育功能<sup>\*</sup>

马丽蓉

**内容提要** 起步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教育，历经讲经布道——库塔布——学习圈——麦德莱赛——“寺校合一”模式的大体演变过程，折射出伊斯兰的基本教育观，并凸显中东国家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东清真寺教育形成了神圣性、慈善性、两世性、民间性等基本特性，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教育应继续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本质，积极探索实现伊斯兰教育与国民教育职能剥离的可行途径，在最大程度地满足受教者的宗教诉求与社会诉求中实现伊斯兰教育的公益目标。积极构建对话文明，也是伊斯兰教育公益事业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中东清真寺 教育功能 伊斯兰教育公益 对话文明

**作者简介** 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阿拉伯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副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上海 200083）。

## 中东国家清真寺教育功能的形成

《古兰经》强调建寺的目的之一是“颂扬真主的真名”，以传播真理。为此，特派“一个同族的使者”来教授“天经和智慧”。因为，“只有真主和学问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而后者则是已被真主赏赐了“智慧和学识”且在来世将得报酬的“善人”；穆圣曾云：“只有两种事可以羡慕：一种人，真主赐给他财产，他把财产全部用于正义；另一种人，真主赐给他智慧，他凭智慧裁决并授予人”。因此，清真寺成为教授“天经和智慧”的核心场域：倭玛亚时期的巴士拉清真寺就是哈桑·巴士里等著名学者的讲坛，伊斯兰教内第一个学术派别穆尔太齐赖“分离派”在该寺形成，著名语言学家、阿拉伯诗词韵律学创始人哈利勒·本·艾哈迈德（718~786年）以寺为家，著书立说，他的所有语言学著作包括阿拉伯史上第一部字典——《阿因书》都完成于该寺，以西拜韦（765~796年）为代表的巴士拉语言学派也诞生于此寺；库法清真寺是库法城研究、讲授法学和语言等学科的中心之一：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本·艾布·塔里布定都库法后，常在该寺教授宗教原理和教

\*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06JJDJW007）、博士后国家基金（20090450718）及2009年度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成果之一。

马坚译：《古兰经》（24：36~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马坚译：《古兰经》（3：164），第51页。

马坚译：《古兰经》（3：7），第36页。

马坚译：《古兰经》（28：14，12：22，2：247，58：11），第295、178、29、425页。

祁学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法学，著名圣门弟子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在此讲解《古兰经》，并培养出一批《古兰经》诵读家，以赛义德·本·朱拜尔为首的《古兰经》注释学派也在此形成，艾布·艾斯瓦德·杜艾利奉阿里指示，在此奠定了阿拉伯语语法基础，著名教法学家艾布·哈尼法也曾在此受教并讲学；阿慕尔清真大寺形成了埃及总督或行政长官亲任该寺伊玛目和演讲者的传统，该寺还极为重视阿拉伯-伊斯兰教学与科研，著名学者阿慕尔·本·阿斯在此寺执教并撰写了《使者的判决》和《末日的征兆》等，伊斯兰四大教学法派创始人之一的伊玛目沙斐仪一直在此著书立说，并创建了教学法派直到去世，著名《古兰经》经注学家穆罕默德·本·杰里尔·塔伯里曾在此讲授圣训、教法、语言和诗歌等；科尔多瓦清真寺是当时最大的伊斯兰学府，藏书甚多。除宗教和语言等课程外，还传授哲学、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吸引了不少西欧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前来求学，被誉为“西方伊斯兰教的克尔白”；配有规模宏大图书馆的卡拉维因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久负盛名的宗教和科学文化中心，注重《古兰经》研究，传播正统伊斯兰思想，维护伊斯兰教义。在其兴盛时，还将哲学、医学、药剂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等纳入了教授范畴，培养出很多来自马格里布、非洲其他地区和安达卢西亚等地的学者，甚至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欧洲学者，摩洛哥至今仍能保持其伊斯兰属性，即与此寺有关；爱资哈尔清真寺曾是宣传什叶派教义思想和进行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哈里发阿齐兹将此寺当做了一个学院，并于975年开始讲授经学，自988年爱资哈尔寺改为大学以来，除研究《古兰经》外，还学习阿拉伯文学、伊斯兰教法典、逻辑学、雄辩术、书法和自然科学等，为传播伊斯兰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秋班德伊斯兰大学前身系建于莫卧儿王朝时期的清真寺经学院，是综合性宗教教研群体，包括自小学到大学的一系列教学研究机构 and 出版部门，教研活动涉及伊斯兰学术各个领域，始终坚持逊尼派的思想观点，尤其在伊斯兰教法、教史、苏菲主义、认主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以伊玛目·瓦利·阿拉沙为首的秋班德的学者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学术著作，在伊斯兰世界颇具影响力……可以说，清真寺教育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传统的教育方式之一，清真寺从它建造的第一天起，就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穆圣就是最早提倡清真寺教育的人：“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是穆圣在麦地那城建造的。这座清真寺虽然简陋，但具备了宗教活动，也就是教学活动的三要素：宽敞的庭院，遮风避雨的房顶和宣讲台。尽管后来的清真寺愈来愈宏伟精美，但这些要素一直未变。当然，与基督教堂、佛教寺庙等其他宗教礼拜场所相比，能够坚持在建筑形制和活动内容上明确地与教育联系在一起，恐怕要数清真寺了：“对穆斯林来说，学习成了礼拜的行为。而且，这还是最重要的事情。有这样的说法：‘学习一个小时抵得上一年以上的祈祷。’这一强调在伊斯兰历史上产生了两个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其一是，穆斯林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所有人能够分享的认知核心，尽管会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同时，也有一个所有人都应当履行的宗教职责的核心，尽管会有一些小的差别。其二是，穆斯林自身，不管所处的境况是否能发挥作用，都有责任在当代保存这些认知，并把它传给下一代”。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东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在4个不同时代定型：

1. 先知及四大哈里发时代 前伊斯兰教时期，阿拉伯半岛无学校。穆圣力倡穆斯林走正道、学知识：“我受安拉的派遣，负责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使命。”当时学习的主要场所在清真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诵记《古兰经》和相关宗教知识。因此，“阿拉伯人的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伊斯兰教和清真寺联系在一起。对于穆斯林来说，清真寺不仅是神圣的礼拜场所，也是接受教育的地方。清真寺是阿拉伯人历史上最早的学校”。

2. 倭玛亚王朝时代 8世纪初叶，哈里发阿布杜·马立克率先为众皇子在皇宫聘请家教，首开私人教育之风。与此同时，达哈克·本·穆扎希木又在库法创办了首座“库塔布”（意为接受教育或教书的场所，后逐渐成为书院和小学，类似于中国的私塾）。但绝大多数穆斯林仍在清真寺接受宗教教

[英国] 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纳忠等著：《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

义和人伦礼仪的训导。

3. **阿拔斯王朝时期** 自8世纪中叶起的阿拔斯王朝，“库塔布”已遍及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各地，且教学内容有所扩展，除学习经训等宗教知识外，还将语法、算术和诗歌等纳入教学中；视教师的经济状况来决定是否交纳学费，但多数教师将自己能够在清真寺里传授知识为善行，尽量不收取学费。因此，清真寺仍然是普及宗教和世俗知识的主要场所。至9世纪，仅巴格达就有上万座清真寺，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学者、文人纷纷在清真寺内设座讲学，传授知识，为阿拉伯帝国培养了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并逐渐形成清真寺学习圈——教师站在讲坛上，或坐在座垫上，学生在教师面前围坐成半圆形，围坐者的座次依其资历或学识而排列。为鼓励和便于学术交流，还为外地来访的学者特设专座……学习圈的多少，皆由清真寺的知名度，以及讲学者的多寡而定，多少不等。需要指出，在清真寺受教育的人，多数为了学会读书、写字，背诵一些简短经文，了解基本宗教礼仪，为步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创造条件。只有少数人以治学求知为目的，从一个学习圈转到另一个学习圈，甚至从一个清真寺转到另一个清真寺，听遍各地知名学者的讲课，直至完成学业，自己设座讲学为止。据艾比·瓦吉德·莱西传述，当真主的使者和众人在寺内座谈时，忽然来了3个人，其中2人向真主的使者走来，而另一人却离去了。那两人走近真主的使者，一人看到人圈中有空处，便坐于其中，另一人则坐在众人后面，而第三个人却转身离去。真主的使者讲完话后说：“我给你们告诉这三种人的结局好吗？第一个倾向真主，故真主接纳了他。第二个害羞，故真主未责备他，第三个却背离真主，故真主抛弃了他。”到了赞吉布王朝的努尔丁（1174年卒）时代，在清真寺内还建起了“麦德莱赛”（常指经学院），这些学校已具有现代学校的雏形。它虽然建在清真寺内，却依照阿拉伯世界第一所大学——尼采米亚宗教大学的规章办事，并为学生提供食宿，如几乎全被麦德莱赛包围的卡拉维因清真大寺，“始建于859年，在10、12、17世纪几经扩建而成，是该城最优秀学生为准备进入乌里玛行列而接受教育的地方。直至12世纪，它一直是非斯城主要的教育中心”。

4. **奥斯曼帝国时期** 自1258年巴格达陷落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移至开罗，“12~13世纪，爱资哈尔的学科增多，吸引了各方著名教授、学者、文豪和著名作家前来讲学，世界各地穆斯林学子亦纷至沓来，求学深造。爱资哈尔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伊斯兰教育、研究中心……18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拿破仑军队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先后入侵埃及……爱资哈尔成为埃及教育界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思想宣传阵地。19世纪后期，爱资哈尔长老穆罕默德·阿布笃对其经院式的古老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学科设置增多，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设施焕然一新”。1930年，根据埃及政府有关法令，爱资哈尔清真寺分为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1955年增设女生部。1961年，根据相关法令，爱资哈尔成为官方最高宗教机构，埃及所有宗教院校均归于爱资哈尔名下，由爱资哈尔统一管理，并增设一些现代学科，还成立爱资哈尔最高委员会、伊斯兰研究会、伊斯兰文化与派遣部等分支机构，国内外设有分校。爱资哈尔发展成以宗教教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成为逊尼派最著名的学术中心。爱资哈尔有其独特的教学方式，被称为“哈莱格特”，意为“圆圈”，即教学不设教室，学生无课桌，教师靠着清真寺的某根柱子而坐，学生围着老师席地而坐，学生不受年龄、学历和国籍限制。大学下设的伊斯兰研究院至今仍保持着在清真寺席地围坐的教学方式，铺满红地毯的祈祷大厅至今仍是埃及的精神中心，造就了一批批伊斯兰文化精英，他们成为世界各地保护、传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要力量。埃及全国有清真寺1.7万余

祁学义译：前引书，第23页。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前引书，第167页。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参见〔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前引书，第31页。

参见陈万里、王有勇著：《当代埃及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199页。

参见车效梅著：《开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座，许多大清真寺内都设有伊斯兰学校，成为实施伊斯兰普通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埃及文化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在1993年竣工的摩洛哥哈桑二世清真寺，除拥有容纳2.5万人的礼拜殿、高耸入云的宣礼塔外，也包括一个麦德莱赛、一座图书馆，以及圆形剧场等，也是寺校合一。

总之，起步于清真寺的伊斯兰教育，历经讲经布道——库塔布——学习圈——麦德莱赛——“寺校合一”模式的大体演变过程，并凸显伊斯兰教育观的基本特点：“第一，从教育时间上看，伊斯兰教育观提倡‘求知，从摇篮到坟墓’，学习，受教育不受年龄的限制，而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第二，从教育空间上看，伊斯兰教育不限于校内教育，校内外的一切地点、一切场合，如家庭、清真寺学校甚至田间地头、工厂、市场、街头等等，均可为教育场所，并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第三，从教育内容上看，伊斯兰教育强调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协调，信仰与科学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德、智、体、美、劳全方位推进，既不是以牺牲理性与科学为代价的神学教育，也不是以放弃信仰为代价的理性至上的科学教育。它要求人们处理好人与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三大关系。同时还注重学习异教文化成果，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第四，从教育对象上看，伊斯兰教育不分男女、老少、民族、种族、职业、地位、身份甚至宗教信仰，而面向全人类，把全人类作为教育的对象。第五，从培养目标上看，伊斯兰教育培养的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培养这个世界的管理者 and 建设者。这个管理者和建设者们的职业、身份可以不同，与这种职业和身份相关的专业知识、技能可以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他们以不同的身份，从各自的领域，共同履行‘代治者’的使命”。

在伊斯兰教育发展的实践中，中东国家清真寺的教育功能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清真寺多附设经文学校或学院，主要满足宗教人力资源的培养需求；(2)清真寺多拥有大量藏书，成为珍藏经训等伊斯兰文化典籍资料的权威图书馆；(3)历代都出现了“驻寺学者”，定期或不定期在各大清真寺驻留，或潜心研究，或培育弟子，最终涌现出以安萨里（1058～1111年）为代表的一批伊斯兰著名学者和大师；(4)清真寺常成为教界和学界开展教义讨论与学术争鸣的首选之地，并形成不同的宗教与学术流派；(5)清真寺还具有学术出版传播功能，“在中世纪出版伊斯兰著作的方式是在清真寺里读稿”；(6)出现了清真寺知识分子群，包括穆夫提（Mufti）、伊玛目（Imams）、夫克哈（Fugaha）、卡迪（Gadis）、宗教教师（Mudaris）及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11世纪后清真寺知识分子群也“随着教授、声乐教师、图书管理员的加入‘带头巾的男人’行列而大为扩充”。大学者安萨里就曾在担任阿克萨清真寺伊玛目期间完成了巨著《信仰的科学》。以上诸方面印证了中东国家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并以爱资哈尔清真寺为代表具备了伊斯兰思想库的潜在功能。

## 中东国家清真寺教育的基本特征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东国家清真寺教育形成了下列基本特征。

### （一）神圣性

伊斯兰教形成之初，穆圣迁到麦地那建立政权后，就立即派人到叙利亚学习外语和其他各种学问。在保卫麦地那时，阿拉伯人曾与犹太人发生了战争，犹太人战败后，穆圣当即让犹太俘虏教阿拉伯人读书、写字，以此作为赎身的条件。事实上，肩负安拉旨意教授“天经和智慧”使命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是清真寺教育的积极实践者，他鼓励人们信教、求知：“为求学而死者”等于殉教者（舍

杨灏城、许林根编著：《列国志·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页。

郭春霞：《伊斯兰教育观的基本特点》，载《中国穆斯林》，2001年第2期，第54页。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前引书，第33页。

同上书，第41页。

西德),“学者的墨汁等于殉教者的鲜血”。在他的影响下,人们对清真寺教育的神圣性有了更切深的体验,并从中汲取了动力:“一是在神圣威力的感召和激励下,从教或求学都得到精神依托,引发信仰的强烈敬仰之情和献身精神……二是调动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两个积极性,使作为教育主导和主体的师生在共同以‘勇士’的坚毅精神,辛勤教诲,刻苦攻读;三是‘神圣’使教育一般具有非功利性,学校通常不要学费,或收费极少”。正是由于对教与学神圣性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把学习视为一种内心的戒命与道德律令,由此激发出的学习潜能是任何行政法令所望尘莫及的。阿拉伯儿童从会说话时起就接受清真寺教育,且启蒙教育多来自《古兰经》,清真寺成为教育中心,教和学都是奋斗献身的圣战壮举,教育活动具有崇高目的和神圣意义:教师为施舍、行善而义务施教,学生为尽穆斯林的“求知天职”而终身学习,并倡导驻寺苦读与“巡游参悟”相结合的求知方式。清真寺教育的神圣性至少具有非功利性、支撑性和鼓动性等基本特性,巧妙地摒弃了功利和投机性。

## (二) 慈善性

“慈善”一词译为英文是“Philanthropy”,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人的爱”;“Charity”也含“慈善”之意,其本意为“爱”的意思;近代则将“慈善”定义为: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伊斯兰教历来鼓励人们施济不张扬、行善不宣传:“他用右手施济别人,连他自己的左手都不知道。”《古兰经》还规定:“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你们都将享受完全的报酬。”其中,“任何美物”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精神的,“授智予人”亦属慈善之举:清真寺一般都实施免费教育,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享受,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在清真寺里开始启蒙教育,并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语基础教育,这也是每位穆斯林应该学好的两门课程。作为神圣的事业,产生了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教师几乎是义务从教,多为施舍、行善而施教,学生免费学习。这些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在“寺校一体”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即使收取学费也极少。一般教师对每个学生每周只收2分钱,其他钱由慈善家捐助。法蒂玛王朝创建爱资哈尔大学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宗教上和政治上寻找王朝的立足点,以夺取哈里发‘正统’。”为此,王朝为该大学提供了固定的土地收入,每年收入4300万迪尔汗,作为教师的俸禄和学生的费用。

## (三) 两世性

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引导人们既要致力于“认主独一”、拜主独一的宗教信仰和功修,也不放弃现实生活中的锐意进取和求真务实,清真寺教育即为明证。据记载,阿尤布王朝缔造者、抗击十字军的英雄萨拉丁也十分重视清真寺教育,不仅对清真寺的建筑形制加以改进,使之更大程度地满足教学需求,而且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倡导讲授《古兰经》注释、圣训、伊斯兰教法、语言、文学等课程,又增设了哲学、逻辑学、天文学和数学等,大大促进了大马士革、埃及、也门、耶路撒冷等地的清真寺教育;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代表“寺校一体”的清真寺教育也具有兼顾两世的鲜明特性:“爱资哈尔的办学宗旨为:保护、研究、传播伊斯兰文化遗产和伊斯兰贤哲的思想主张;传播阿拉伯和阿拉伯民族的学术、思想遗产;加强同伊斯兰世界包括阿拉伯各国在伊斯兰教义、教法、文化、阿拉伯语言和《古兰经》研究等方面的联系”。因此,爱资哈尔开创之初设有伊斯兰教义学院、伊斯兰教法学院和阿拉伯语言文学学院,这三大学院至今仍是爱资哈尔最基本的教学力量。爱资哈尔大学早期开设课程主要有认主学、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等宗教学科。1911年改革后增设许多现代学科,1923年开设研究院,1930年开始划分教学阶段,共分小学(4年)、中学(5年)、本科(4

袁澍:《独具特色的伊斯兰传统教育思想探析》,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24页。

马坚译:《古兰经》(3:92,2:272~273),第44、33页。

参见邹英著:《走进阿拉伯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参见纳忠等著:前引书,第110页。

祁学义:《爱资哈尔大学教育和学术功能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2期,第77~78页。

年)、研究生 4 个阶段。小学阶段教授法学、《古兰经》诵读学、认主学、数学、绘画、历史、自然科学等;中学阶段教授信仰学、宗教伦理、法学、《古兰经》背诵、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医学原理等;大学教育分设法学院、哲学院和文学院,讲授经注学、圣训学、法学原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原理、文学史、诗词韵律学和外语等;研究院分专业部和研究部,前者修业期满后即可获得司法、传教、教育等有关专业证书,后者修业期满即可获得大学专科学位。1952年 7 月革命使爱资哈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增设了伊斯兰研究、医学、自然科学、商贸、工程、新闻等学院。20 世纪 90 年代初,爱资哈尔大学已有 35 个院系,现已发展为近 70 个专业。事实上,清真寺教育模式曾给西方人很大启发。欧洲人在查理大帝时代也提倡以教堂为学校,但教师都是牧师、僧侣,课程多为圣经、祷词、唱诗之类。12 世纪后,伊斯兰的两世教育观传入西方后,各教堂才开始教授一些粗浅的科学常识,甚至巴黎大学也予以仿效。

#### (四) 民间性

一般而言,清真寺教育经费多由达官显贵或宗教非政府组织捐赠,国家就对清真寺教育采取了较为自由、宽松的政策,政府也无权干预清真寺教育中教学大纲的制订,无权监督教师的工作,甚至包括考试测评。在阿拉伯帝国的民间化办学中,“除了哈里发、王公大臣及富贾显贵们给予学者、诗人一些赠予外,政府并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更没有统一的教育标准和要求。各类学校如何设置课程,如何培养学生,均由学校或教师自行决定,政府从不过问,更不加以干涉。此外,学校的大门为每个愿意接受教育者敞开着。学生中有很多是家境贫寒,或出身下层社会的青年,他们发奋苦读,终成著名学者”。同样,爱资哈尔历来提倡开放式教育,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学派(哈奈菲、沙斐仪、马立克、罕百里)和什叶派的相关知识均有教授,供学生自由选修,切磋交流。因此,目前埃及的高等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教育体制,为国民普通教育,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统一管辖;另一种为爱资哈尔教育体制,它有一套独立的教育体系,是集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于一体的教育体制。因此,清真寺教育不仅为教、学双方提供了最初的动机和动力,而且以虔信者所具有的仁慈和宽容给予求学者相当的学术自由,这又吸引了体制内的达官显贵频频光顾清真寺,折射出民间办学机构的生命活力。据记载,作为西班牙阿拉伯王朝最杰出人物之一的曼苏尔,常常巡视各大清真寺、学校,甚至入座听讲、参加讨论、关心师生的疾苦。在他执政期间,全国清真寺都成了研究学问的场所,寺中除讲授经训、阿拉伯语外,还讲授哲学、天文学、数学等课程,以宗教方式传播学术,力促宗教与学术融会贯通,并使宗教与哲学的矛盾有所缓和。

中东国家清真寺教育的上述基本特征已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方面。

### 中东国家清真寺参与伊斯兰教育公益事业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化思潮不断深入的现实背景下,中东国家清真寺如何才能有效参与伊斯兰教育公益事业?大体路径起码应包括下列几点:

(一) 伊斯兰教育应继续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本质,警惕“伊斯兰教育政治化”倾向,规避不良思潮对伊斯兰教育内容的侵蚀与渗透

美国学者韦立德·法提希曾指出:“清真寺职能的衰退反映出伊斯兰民族的衰落,只有让清真寺

祁学义:前引文,第 77~78 页。

参见纳忠等著:前引书,第 100~101 页。

同上书,第 204 页。

参见祁学义:前引文,第 78 页。

发挥出全面的功能,结合时代的要求提高其教育职能,伊斯兰复兴才有望实现。”基于此种认识,当代的一些伊斯兰复兴运动者就将民族复兴的立足点系于清真寺功能的全面发挥上。为此,沙特阿拉伯宗教事务部曾号召国内伊玛目(教长)和海提布(演讲师)利用清真寺聚礼和会礼等机会,大力宣传伊斯兰的和谐思想和中间主义,结合时代精神诠释文化经典,强调伊斯兰反对恐怖活动,号召在全球化的现实面前应充分发挥清真寺的积极作用。清真寺教长和演讲师应审时度势地阐释伊斯兰所倡导的和平、宽容、公正、平等、履行义务等基本思想,宣扬友爱和“优秀公民”精神,与非穆斯林交往时更要抱有宽容和真诚的态度,清真寺应成为捍卫伊斯兰和平教育方针的中坚力量。

(二)积极探索实现伊斯兰教育与国民教育职能剥离的可行途径,使伊斯兰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种补充

清真寺应是团结穆斯林、树立伊斯兰核心价值观、关注社会问题、推广公益事业的重要场所。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体制的经堂教育,是“由清真寺的阿訇(掌教)在寺内附设的经堂内,招收学生(亦称满拉或海里凡)传习经典,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宗教知识的一种教育制度……经堂教育的课程,有的属于宗教神学范围的,但也有不属宗教范围内的,如两种文字的文法、语音学、修辞学、逻辑学,以及有些是关于天文、历法、历史、算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充分肯定经堂教育历史功绩的同时,更应明确其现实使命,应将其角色定位为:既是伊斯兰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民教育的一种补充。

(三)伊斯兰教育公益性的实现,取决于能否最大程度地满足受教者的宗教诉求与社会诉求,二者不可偏废,这是伊斯兰教育的本质所在

据相关资料介绍,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国家的清真寺,在“两世并重”观的实践中,力求最大程度地满足穆斯林的物质和精神诉求,但因主客观原因造成如同美国加州尤里卡伊斯兰中心等类似案例不公开或对外宣传不够。无论如何,两世兼顾的教育实践,既是伊斯兰教育传统的弘扬,也是伊斯兰教育本质的体现,更是伊斯兰教育公益事业的正途之一。

(四)清真寺教育肩负伊斯兰教育的使命和伊斯兰世界与“他者”进行教际对话、甚至文明对话的责任

希提曾强调:“我们在清真寺(麦思吉德)里找到与各种族和各氏族相互作用的伊斯兰教文明发展史的缩影。要想举例说明穆斯林与其邻居之间的文化交流,恐怕再没有比清真寺更明白的例证了。”在麦地那的先知寺,内设由德高望重的学者、谢赫主持的许多讲坛,这种独特的教学风格被称为“先知寺模式”,为世界各地清真寺所效仿,许多清真寺除拥有知名讲坛、驻寺学者外,都配备规模不一的图书馆,拥有大量珍贵的图书资料,如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曾下令将巴格达智慧宫的一半书籍移存在爱资哈尔大寺,虽因多次动乱而遗失了其中的大部分典籍,但爱资哈尔大寺图书馆藏书在1835年就多达18564册……中国清真寺在传承民族教育功能方面也作出了卓越贡献,阿拉伯语教学在近代进入新式学校前,一直是靠经堂教育发展延续的,经堂教育至今仍以清真寺为中心,是阿拉伯传统的清真寺教育方式与中国私塾教育方式的一种结合。可见,清真寺不仅拥有与外界对话的教育资源,还葆有和“他者”交流的教育传统。因此,积极构建对话文明,也是伊斯兰教育公益事业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张秉民著:《近代伊斯兰思潮》,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参见祁学义:《从伊斯兰史上的著名清真寺看清真寺功能的多样性》,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第80页。

杨怀中、余振贵著:《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612页。

See *Islamic Centre at EUREKA California*, <http://baike.baidu.com/view/800716.html?tp=0-00>

[美国]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01页。

参见丁俊:《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 U. S. 's Oil Strategy for Middle East and China 's Energy Security

*Shu Xianlin*

pp. 5 - 10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oth for major powers of the world 's top oil import and consumpti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Middle East oil know as "world oil tank" is self-evident. But U. S. 's oil strategy for Middle East is essentially a hegemonic one. This oil security concept and oil security concept according to "harmonious world" idea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but also a cause of excitation of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instability for the politics and oil in Middle East.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 S. 's oil hegemonic strategy has become a serious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 's secure and stable oil supplying in Middle East by commercial principles and peaceful means.

## The Function of Social Harmony of Islam Culture

*Liu Yueqin*

pp. 17 - 23

The function of social harmony is one of important part of its cultural function.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y is to coordinate relations of all masses and organizations, and make them in harmony order. The goal of the method and content of coordination is to avoid contradictions and realiz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here have common interests, common occupations, interests guarantee, interests balance, interests restriction and guaranteeing of basic interest. Islam society is a society of sharing public interests. The unbalance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s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the society. Considering of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gaps among different religious sects and nation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hear and adopt all kinds of different opinions and coordinate their interests unbalance. The harmony of thought reflects the power of culture. The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ces reflec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The government has the ability and method to coordinate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s. Islam priests can play a key coordination role in Islam society.

##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osque in the Mideast

*Ma Lirong*

pp. 24 - 30

Islam education originated from mosque, with a evolution of Preach—Kutab—Study Circle—Madrasah—Coexistence of Mosque and School, which displays basic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Islam and reflect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osque in the Mideast countries. During its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mosque education gradually formulated its features such as sanctification, charity, dual characters and civilian character which

brought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The Islam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peaceful identity of Islam, and try to seek the possible channel to separate the Islam education from nat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make needs of both regional desires and social desires for education, realize the objective of public service of Islam education, create positive civilization dialogue, which is the priority of Islam public educational service.